

## 查尔斯河上的鼓声

■立人

清晨的查尔斯河边，鼓声比节日先到了。

那是端午前的星期日早晨，我从哈佛广场地铁站出来，沿着肯尼迪街往河边走。六月的波士顿，树叶已经密了，路边咖啡馆的门开着，里面有烤面包和咖啡的气味。平常走到Memorial Drive（纪念大道），总要等一阵车流。那天不同，远远就看见路口摆着橙色雪糕筒路障，警车停在一旁，几名警察站在路障边，并不多说话，只是看着来往的人群和远处的河岸。

车过不来了，人反倒多了。有人推着童车，有人背着折叠椅，有人手里拎着水和外卖，从平日车来车往的马路中央慢慢走过去。柏油路晒得发暖，脚步声、童车轮子的声音、孩子的笑声，都听得清楚。Memorial Drive这条路，平常让车走，这天却让人慢慢走。路牌上的Memorial一词，我平日经过时并不太留意，那天忽然觉得，它和端午放在一起，有一点巧。

远远便能看见约翰·威克斯步行桥。桥身横跨在水面上，桥洞之下，一条龙舟正在等待。龙头画得鲜艳，眼睛很大，红的、金的、绿的，在日光里发亮。船身贴着水面，看着细而长。今年有七十多支队伍参加，长四十英尺左右的龙舟在五百米水道竞速，船队从西大桥桥一带向威克斯桥冲来。队伍中大多是高校学生、校友、公司职员、医护人员和社区成员。河岸上不同颜色的队服连成一片，许多胸前印着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名字。

最吸引我的，是那些由高校学生和校友组成的龙舟队。清华校友会、北大校友会、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校友会、哈佛校友会等队伍出现在河面上。有人戴着哈佛红的帽子，有人把校名印在背后，也有人在桨柄上缠了醒目的胶带。他们或许前一天还在实验室守着数据，在图书馆里改论文，在电脑前为一段代码寻找错误。到了船上，谁谈什么、做什么，都暂时放在岸上。桨落下去时，先得合着旁人的节奏。前后只差一点，船就不顺，水花也乱。二十来个人一齐俯身，一齐起身，船才顺着水往前滑。

发令前，水面有一种绷紧的安静。鼓手坐在船头，鼓槌举在半空。舵手立于船尾，目光越过整条船。岸边有人喊出队名，桥上挤满举着手机的观众。忽然，信号响了。第一记鼓声像从河心撞出来，紧接着，几十支桨同时入水。水被劈成明亮的碎片，沿船舷向后飞散。龙舟的头一昂，船身便从水上蹿了出去。
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  
当龙舟渐渐逼近约翰·威克

斯步行桥，桥上的人群像被鼓声一下点燃，欢呼声和喊声从桥栏上倾泻下来。有人探出身，朝河面高声喊着正在船上参加比赛的朋友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。也有人举着手机焦急地辨认：“是哪一队？是靠左边那条吗？”几支队伍的服装颜色十分相近，隔着桥面的高度，青色、灰黑色与深蓝色几乎混在一起，让人一时分不清自己支持的队伍。可辨不清似乎也不要紧，每当一条船从桥下疾驰而过，整座桥上都会爆发出同样热烈的喝彩声。

有的队一开始就领先，有的队到了后半程才慢慢追上。鼓点越靠近终点越急，桨手们的背也压得更低。岸边的喊声一阵高过一阵。船冲过终点后，队员们先是瘫坐着喘气，过一会儿才互相击掌。有的人笑，有的人抹脸上的水，有的人拿起手机看刚才朋友拍的视频。

河边草地上，节目也一个接一个。正午时分，点睛仪式唤醒龙头，腰鼓和中国打击乐先后响起。随后有舞龙巡游、古筝、二胡、空竹、武术、歌舞和川剧变脸。再往后，印度舞、越南舞、芭蕾舞也登上舞台。孩子们在旁边跑来跑去，跑累了就钻回大人身边，喝一口水，再伸着脖子看。台上的演员有的穿着鲜亮的演出服，有的刚表演完，便匆匆从后台出来，坐在草地边吃饭。

帐篷之间，孩子制作纸龙舟，在红纸上画鳞片。有人学写毛笔字，有人在脸颊上画一条歪

歪扭扭的小龙。食物的香气从Memorial Drive一路飘过来，甜的、辣的、油煎的、炭烤的，都被风吹到一起。我看见一位母亲从袋子里取出自家包的粽子，剥开棕绿色的叶子，糯米还保持着紧实的棱角。旁边的孩子一手拿粽子，一手握着柠檬水。再远一点，也有人端着从餐车买来的饭，站在路边边吃边看。

小时候过端午，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比赛，而是厨房里的声响。糯米泡在盆里，水一晃一晃。粽叶洗过以后摊在桌上，带着一点青涩的香气。大人剪线、折叶、舀米、收角，手上动作很快。锅上了火，蒸汽慢慢起来，屋里就有了粽叶和糯米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
离家以后，端午常常过得很随意。手机里问一句“吃粽子没有”，回一句“吃了”或“还没买”。日子也就过去了。有时候忙起来，连粽子也忘了吃。可站在查尔斯河边，看见有人把粽叶剥开，看见龙舟从桥下过去，旧味道忽然又回来了。

人们总爱说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。传说里，人们驾船入江，是为了寻找一个已经无法挽回的人。后来，寻找变成竞渡，悲伤变成鼓点，投向水中的米团变成餐桌上的粽子。节日最初也许来自失去，却没有停在失去那里。它把哀思做成可以年年重复的动作：包裹、敲击、划行、聚集。于是，记忆不再只是回头，而成为一种继续生活的方式。

我身边站着一位白发老人。他

并不懂中文，却一直看着河面，敲响时也跟着点头。一个小女孩问父亲，为什么要给龙点眼睛。父亲想了想，说：“因为点了眼睛，它就醒了。”女孩便很认真地望向河面，仿佛下一刻真会有一条龙从查尔斯河腾空而起。

下午的决赛更加激烈。几支高校队几乎并肩冲过桥洞，桨叶翻得很快，水声连成一片。桥上的人挤得更满了，喊声一阵高过一阵。过了终点，船慢下来，获胜的队伍爆发出欢呼声。桥上的人松开栏杆，朝队员下船的地方奔去。

傍晚将近，帐篷开始收拢，舞台上的最后一阵鼓声向树梢散去。志愿者卷起指示牌，队员把桨束束扛走，龙头被小心地卸下。查尔斯河渐渐恢复平缓，只有偶尔一条小船划过，把暮色切开一道窄窄的纹路。

我沿Memorial Drive往回走，鞋底踏过被阳光晒暖的路面。端午还没有真正到来，可对我来说，它已经在那个周末先过了一遍。它没有艾草门楣，没有故乡的河港，也没有熟悉的方言，却有被封住车流的道路，有草地上的歌舞，有年轻人落进异国河水的一浆又一浆。

从汨罗江到查尔斯河，地图上相隔万里，却并非彼此断绝：它们最终都流入大海，而大海从来相通。人到了哪里，节日有时也跟到哪里。它不声不响地落在粽叶的清香气里，落在鼓声和桨声里。鼓声停下时，桥下的水纹还没有散尽。岸边的旗子被晚风翻了一面，又垂下来，查尔斯河便把这一天轻轻收住了。



湖山远映苍翠稠

(陈结生 摄)

## 翘发

■施群妹

一早，往电蒸锅里放上鸡蛋、馒头，启动破壁机的豆浆模式。一边打着哈欠开始挤牙膏，一边抬眼瞧见镜子里的自己：皮肤松弛，眼袋耷拉，几十年不变的童花头乱成了鸡窝窝。我眼睛一瞪，不由自主地摇摇头，头发似乎变得整齐一点，又胡乱地用手梳理几下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凑近镜子仔细看：左边的一缕头发倔强地翘起来，似乎在嘲笑我。我不甘心，用梳子使劲压，还是翘。放下牙膏，用梳子沾了点水，凉意在指尖传递，水抹在发梢上，把睡眠不足的昏沉彻底赶跑了。那缕头发翘起的幅度似乎小了许多，我继续将食指与中指合拢成夹子状，夹住头发，一次又一次地夹。

从学生时代起，我一直保持着这个发型，前面一排刘海，两边自然地挂下来。我从不做直发烫，它也一直服帖。今天的翘发，让我在脑海中搜索，似乎以前也有过那么几次，但总能很快平整。

丈夫去单位吃早餐，在玄关换鞋子时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晚饭可能要晚点回来，下班后想去体育中心打一会儿篮球。”说完抬头扫了我一眼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你的头发怎么翘着？”

我下意识又用手夹了夹头发，站在原地怔了怔，关门声传来，又把我拉回现实生活。

唤孩子起床，吃早餐，送孩子到学校，然后上班，我早就忘了今天的发型。电梯里碰到拿着饭团的同事，不时瞟我一眼，我又回瞟一眼，大家都忙着踩点打卡。

直到洗手时对着镜子，我才发现左边那缕头发又固执地翘了起来。为此，我不得不重复早上的行为，用手沾湿头发，手指夹着挂到耳后，凉意又一次透过耳廓传到头部，脑子清醒不少，想到一份重要的报表今天得上交，赶紧回到工位核对数据。

“妹啊，白色的药丸吃完了，

记得去配一些送过来，红色的药丸还剩几盒。”母亲识不了几个字，一直拿颜色来区分那些药物。

我在便签纸上写下“配药”两个字，写得大大的，贴在最显眼的地方，时时提醒自己。如果不午睡，还能去附近医院配药。我需要合理规划，充分利用医院与公司作息时间的半小时时差。

我拿起水杯喝了口水，抬手摸了摸头发，摸到一片毛糙，拿出手机，调成自拍模式，看美颜效果下的自己，果然脸色好很多，皮肤也紧致，但头发又俏皮地翘了起来。我晃了晃脑袋，不得不把翘的头发强行挂到耳朵后面。

“各位家长：第四单元班级整体数学成绩不理想，督促孩子做好课后练习。”嘀的一声，手机有信息进来。

我的脑袋开始嗡嗡作响，我最怕收到学校的短信。好在，是一个群发的信息，我又不由自主地把一缕头发挂到耳朵后面，一摸，挂着的地方又触碰到一个小小的凸起。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，丈夫失业后，后脑勺的头发竟然自然地弯成一只钩子的样子，想到这里，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把头发包卷了一个弯钩。

本想晚饭后去剪发，走到半路想起离前一次理发才过半个月，而我的习惯是每月剪一次，去固定的理发店。我与理发师很熟悉，看着他店里洗头的女孩结婚、开自己的店、生孩子，又在这座城市买房，扎下根来。他有时会与我聊一些日常的生活，有时也会问孩子的情况，一度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挺好。但是，今天，我却不想与别人聊自己。

我转身走向超市，还是买一些明天的方便早餐。在超市里，我淹没在人流里，连付款也是自助。没有人认出我，也不必在意我的头发翘了。

临睡时，我特意地转向左侧躺下，用头轻轻地压住左边的头发，这下，我的头发彻底平整了，就像以前所有的日子一样。

## 玲珑雪

■吴旻

阳台有盆茉莉，陪了我许多年。尤其是暑假，天越热，花儿香气越浓，闻着身心凉爽。遇上它心情好，中秋国庆也会绽放玲珑的小花，似乎要为节日应个景。去年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这位茉莉老友忽然偃旗息鼓，连绿叶都懒得长了，徒留枯枝在硕大的花盆里。转念一想，它或许只是累了，毕竟年年连轴转地开花，请个长假也无不可。

我照常给它浇水，偶尔看看盆里的动静。终于，这个初夏的清晨，沉寂的枝头又见茉莉！雪白素雅的小花轻轻如白色丝绸，像约定般疏密有致地排列在丰腴深绿的叶片中，闲闲地逸出几缕甜香。取碗倒清水，投入几朵盛开的茉莉，花儿在水中荡荡悠悠，香气盈房。

汪曾祺说，北京人把茉莉花叫作“茶叶花”。我第一次喝茉莉花茶，是在一位长辈家，用的恰好是一种京派茉莉花茶，据说加了白兰窖制。我不懂茶，但觉茶汤明澈回甘，余味醇厚悠长，且有一股高扬的清香。后来陆续喝过很多种茉莉花茶，未曾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倒是去年，收到了小罐深蓝色包装的茶叶。骏马、猿猴、石竹花等图案围着浅金色的正方形，正中间是飘逸的四个大字“碧潭飘雪”。冲泡的时候，白色瓷碗似深潭，茶色青碧如潭水。朵朵茉莉恍若从天而降的雪花，翩翩然散落其间，确实茶如其名。

这盒茶叶的名字令我想起母亲做的一款小食：木莲冻。在家乡，蝉鸣声渐起时，晶莹剔透、滋味清爽的木莲冻是极好的消暑品。虽然本地超市就能买到塑封包装的，但母亲还是喜欢去山野采摘“薛荔”来做。她有个习惯，做好木莲冻后，会撒一层雪瓣绿梗的茉莉花。这并非老底子做法，单纯就是为了哄小孩。

母亲刚刚挤好“薛荔”籽，盆中的液体等待凝结。趁这个空隙，我一溜烟小跑，去摘新开的茉莉。小院的花坛里，各色花草恣意生长。宝珠茉莉最为醒

目，开花的时候香气清婉，花瓣一层一层往外散开，独在中心留一颗“珠子”，洁白而俏丽。单瓣的笔尖茉莉胜在气味清新，花朵一茬一茬地开。我专挑那些又大又嫩的笔尖茉莉采摘，用白开水简单冲洗后就兴冲冲地递给母亲。木莲冻凝住了，硕大的碗中水光潋滟，散发着好闻的植物清香，添上茉莉那股甜甜的花香，交织的香气令人迷醉。接过碗勺，慢慢悠悠品尝这份清嫩清甜，只觉通身舒畅，暑气顿消。

以花入饌，古已有之。在饮食文化的版图中，茉莉自然占了一席之地。将新鲜的花朵洗净，拌入搅好的鸡蛋液里，下油锅慢煎。黄灿灿的蛋饼夹着小朵茉莉花瓣，软嫩清香。有段时间，我常去买一款白色盖子的茉莉花茶豆浆。配料表仅有黄豆豆浆、茉莉花茶浓缩液、蔗糖糖浆和干茉莉花。惊喜的是，瓶口还自带滤网。我在家复刻了几次，做法不算复杂：新鲜的茉莉花洗净，和绿茶一同冷泡，过滤出茶水倒入冷却的浓豆浆，随后放上大量冰块。饮用之际，凉意和花香一同入心。

如今，许多城市的街巷，都能见到卖花的小摊位。夏日售卖的，多是白兰花和茉莉花。白兰花用细铁丝穿成一对，中间扭出绿豆大小的环，方便挂在纽扣上。而茉莉花，则被做成了手串：圆润如珠的花苞排成珠链的形状，弯成手腕粗细的半圆形，两端用一小截绿色丝带打个蝴蝶结，幽幽清香和丝丝凉意就留在了手腕上。一路行走，一路芬芳，炎夏的薄热亦被驱散大半。“炎天犹觉玉肌凉”，宋朝的刘克庄此话非虚。

“环佩青衣，盈盈素靥，临风无限清幽。出尘标格，和月最温柔。”柳永谱的《满庭芳·茉莉花》传唱多年。一字一句，总令我想起横州的茉莉花海。艳阳下，一垄一垄的花田汇成绿野。纯白小花星星点点，在光里仿佛能看见纤细的脉络。风过，绿波涌动，花香温柔地弥漫。周遭的喧闹声渐渐消失，化作模模糊糊的背景音。眼前一切，都被带进白绿交织的梦境。

## 在金家营看月亮

■蒋杰

无风的夜晚  
月亮就显得特别近  
仿佛一伸手  
就可以拽下来一小卷儿

仿佛佛开来的月光  
是千万条河流  
奔腾着流向同一片大海  
我牵挂的人啊，就站在河的对岸  
沉默不语

金家营沉寂如诉  
我站在月光里汹涌澎湃  
明天我又要踏上远行的列车  
匆匆离开故乡  
离开这熟悉的月光

月光是我写在故乡大地的诗行  
我轻轻转身，看向月光的背面  
那里流云阵阵  
那里安放着我  
未说出口的名字

## 溪流淙淙

■颜翔

流水穿过石头的沉默  
石头记下流水的喧哗  
喧哗的，未必不是寂寞  
沉默的，未必不是喧嚣

时间，以流水的方式行走  
每一道波光都是岁月的回响  
这个蓝与苍黄，在石缝间缠绕  
青苔与苍黄，在石缝间缠绕  
任何时候，奔流是最好的姿态  
比任何一种声音都懂时间的执着

水流在石头上刻下细密的纹路  
那是时间的笔迹  
写下的每一次相遇与告别  
像不肯说出的秘密  
在石砾间浪花四溅

有风的时候  
脚印深处总响着一首歌  
那是时间行走的节奏  
在阳光下如此轻快与豪迈

## 总有期待藏在夏天里

■成桂平

夏天的雨，就是这样任性，说来就来，说停就停。

打着伞走出去走走，闻到阵阵馨香，四处寻觅，终于在绿化带边缘找到那些小小的、洁白的的身影——正是栀子花开的时节，她们是那么不动声色地盛开，又肆意张扬地芬芳。

我总觉得，夏天是随处藏着期待与惊喜的季节——蝉鸣忽然停驻的片刻，晚风带着凉意的黄昏，或是像此刻，一场不期而至的雨，让我与一簇栀子花猝然相逢。就这样，夏日在雨里，在花儿，在寻常里，一日日安然如故。

而我的期待，藏在每一滴雨砸出的水晕里，藏在每一次路过都要放缓脚步的绿荫下。

或许，那藏在夏天里的期

待，从来不是为了等待某个具体的结果。它本身就是夏天的一部分——是那份允许自己为一阵风、一朵花、一场雨而驻足的心境，是在循环往复的时节里，依然保有相信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的天真。

而你若以为夏天就这样了，那便错过了它更深处秘密。比如，那些时光酿造的甜蜜——夏日的果实。

桃子泛着红晕，像姑娘羞红的脸；金黄的枇杷水润清甜，滋味绝佳；西瓜绿得发亮，拍一拍，嘭嘭响，那声音里藏着整个夏天的甜；还有杨梅、葡萄、荔枝——每一样都在告诉你，夏天不只有炎热，还有土地慷慨的馈赠。站在市场摊位前，心里便生出一种踏实的、朴素

的欢喜。这欢喜，就是对日子的期待——今天吃这个，明天吃那个，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如此甜蜜而充实。

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每到夏天就盼着吃冰棍、盼着放暑假、盼着去河边玩水。那时候的期待是具体的、鲜活的，如今呢，期待变得不一样了——它不再那么急切，不再那么喧闹，它变得安静了，像这雨中有若有若无的花香，你不知道它从哪个方向来，可你知道它就在那里。

傍晚时分，雨渐渐停了，空气清新又温润，被雨冲洗后的草木，碧绿葱茏，草叶上有晶莹的水珠在晃动，仿佛新生般让人欢喜。

夕阳从云层后面露出脸来，燃起一场无声的焰火，点燃了西天的云彩，将整座城市笼罩在琥珀色的